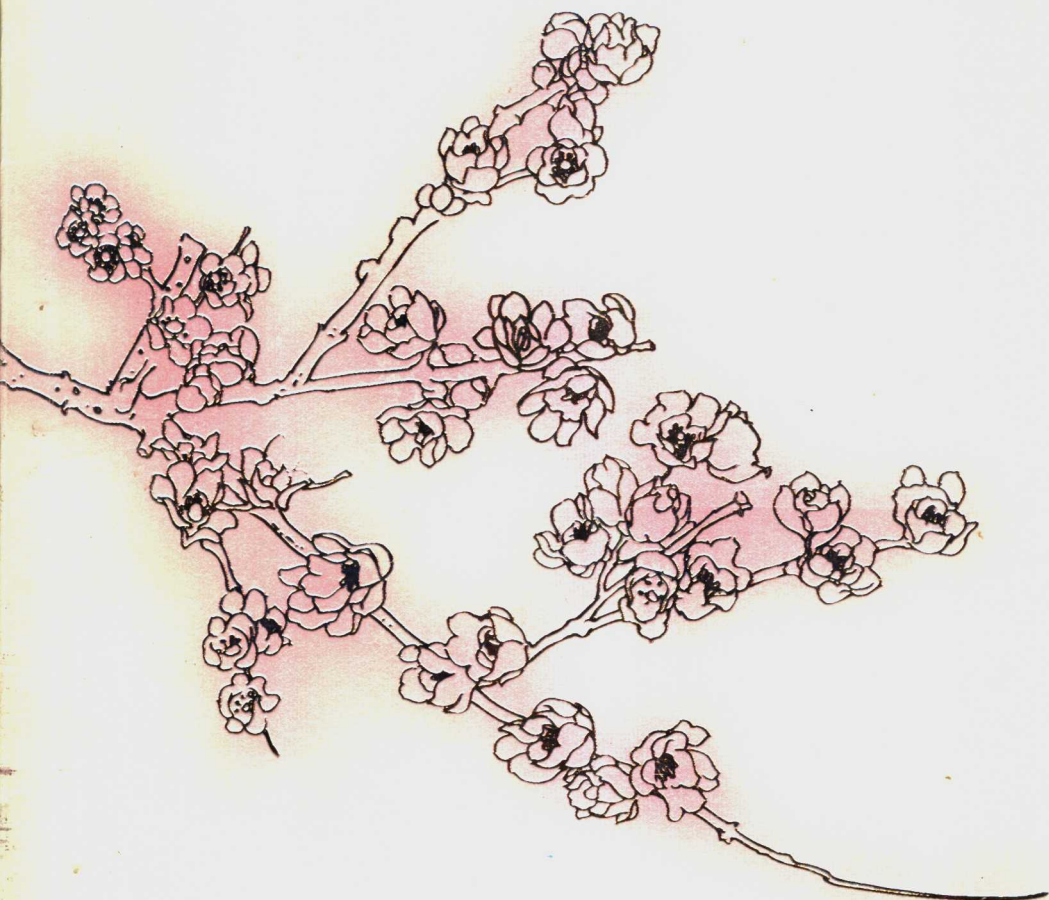


秦文君花香文集

腊梅卷

QIN WENJUN HUA XIANG WENJI
LAMEI JUAN

十六岁少女
我做女孩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秦文君花香文集
腊梅卷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文君花香文集·腊梅卷/秦文君著.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5. 4
ISBN 7-80679-855-2

I. 秦… II. 秦…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1793 号

责任编辑: 王晓丹 李朝晖 装帧设计: 卢 强
责任校对: 任海燕 责任监印: 刘 签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25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数: 31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 001—15 000 册
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刷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关于作者

秦文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1954年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总编辑。1982年发表处女作，迄今已出版了四十多部作品，约五百万字，总销量已达几百万册。她是一位倾心于“最美丽的事业”的作家，她以博大的爱心，用心灵的甘露，浇灌着犹如鲜花一般成长的少男少女。

作品曾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奖、中华儿童文学奖、儿童文学园丁奖、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文化部全国“蒲公英”奖少儿读物金奖、中国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中国台湾九歌文学奖等四十多种奖项，2002年10月在瑞士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提名奖。

作者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家有小丑》、《开心女孩》等十余部作品在海外出版，有的被译为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出版，《男生贾里》、《宝贝当家》、《家有小丑》、《调皮的日子》等十余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播映。

秦文君的作品风靡校园，深受读者欢迎。近年来，她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及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小读者来信八千余封。

关于本书

秦文君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承上启下的著名作家之一，她的艺术探索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艺术空间，也为中国当代少年儿童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愉悦。

她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结构、血肉丰满的细节及轻松幽默的笔调和风格，贴近时代，贴近读者，贴近少年儿童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她描绘少男少女充满阳光、充满花香的心灵，也刻画成长中的少男少女所面临的尴尬和复杂以及羽化和蜕变的快乐、痛苦。秦文君成功地塑造了“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等许多少男少女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将在儿童文学艺术形象长廊中永远熠熠生辉。

本文集内容丰富，风格独特，有着花的封面、花的书眉、花的信笺，每卷还插入了作者亲笔写给少男少女的信；并附有十位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为本文集所作的充满花香的序言。这套文集就像秦文君笔下的人物一般，散发着花一样的青春气息，极具收藏价值。

本卷收入《十六岁少女》、《我做女孩》两部长篇小说。《十六岁少女》是一部清纯的青春小说，极富情感张力，被评论家誉为“就像从雪地里飞出一只翠鸟”。它续写了幼稚而无悔的青春岁月。《我做女孩》中的主人公遭遇了很多挫折和磨难，但是依旧保持着独立、正直、潇洒，富于幻想。两位少女犹如雪中独立的腊梅，散发着恬淡的清香。



文学、人生与十六岁的随想

刘绪源

我读过秦文君许多作品，常常是满意而又不满意，既欣喜赞叹又不乏遗憾。也许，在这位多产作家的众多的作品中，真正使我折服的，就是这部长篇处女作《十六岁少女》了。

我不敢将这部小小的长篇同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相比，我清楚地知道它们之间不言自明的差距。然而，当我一页一页地细细品味，揣摩着作者所曾经历的人生与执笔创作时的心态，在她所精心构筑的艺术氛围中流连忘返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以往捧读大师们的杰作时所常有的那种心境，那种在极端世俗的人世图景中洋溢出高雅和圣洁，在朴素而独到的字里行间读出永恒与深邃的愉悦。我知道，这种感受是得之不易的。因为大师们的作品，是按照世代相传的习惯静静地仰视的，是预先设定了一种崇敬的心理状态的；而读当代的新作，尤其是读那些年龄相仿、阅历相近、平时又不乏交往的作家朋友的新作时，就很难“崇敬”得起来（原因是彼此太熟悉了），甚至很难“静”得下来（原因是共处的喧嚣的“当时态”，与作品题材的切近感，会混合成一种心理干扰，把你时时引向实际的迫切的功利性思考，而很难达到真正的“静观”）。然而，读《十六岁少女》时，我确实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那种深刻的愉悦。

记得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时，我为书中的每一个细部击节赞叹，而不忍心太快读完它。它们确乎处处精彩备至，堪称字字珠玑。后来从杨绛先生的回忆录中知道，才华过人的钱钟书在写《围城》时，摒绝一切杂事，却每天只写一页稿纸，可见营造时所用心力之精。《围城》在总体结构上以自然朴拙见长，顺时序缓缓

演进，不留人工斧凿与拼接的痕迹。作者似不屑以情节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他对于各个细部乃至整个作品的魅惑力保持着足够的自信。我总觉得，秦文君在结构她的《十六岁少女》时，是受了《围城》的影响——这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很间接的。至少，她有这方面的师承的愿望，或在艺术追求上有相近的指向。她让情节缓缓地推进，从容不迫，不故弄玄虚，不挑起读者过多的好奇；却在细部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的心血，调动起自己丰富的积累和感受，写得率真而深邃，一页一页铺满了她的真情实感，很少找得到随意编排或情感空白的段落。所以，我读《十六岁少女》，读得十分缓慢，一反我近来一目十行的读书习惯。我不忍心让作者的经历和心血的这种真诚的倾注，在我匆忙的目光中轻易地滑过去，也不愿意舍弃这种真诚的倾注在被赋予文学的形式以后，所能带给我的那结结实实的艺术享受。我在缓慢的阅读中，得到的正是“静观”的愉悦，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愉悦。

与此同时，我也想到了拉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日本的川端康成。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中国的年轻作家群中风靡一时。我想，他们的作品和独特的风格，也一定受到了秦文君的喜爱。《十六岁少女》是以一种阅历渐丰、步入中年的过来人的目光，回视当初幼稚而纯真的青春岁月。这样，在叙述时，就不光是一味的白描，而是不断加入今天的体察和品评，时而将尚未发生的事预先投进去，时而又将早已消逝的事重新引回来，这种具体的叙事时态上的灵动自由，弥补了情节结构上缓慢推进所可能造成的沉闷，又大大加深了读者关于各个细部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经验，从而产生了种种神秘而悠远的玄想。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叙事艺术上的特色。由于秦文君的真正用力之处在于各个细部，而每一细部又都一丝不苟地融入自己深切的体验；细腻地发掘自己当时的与今天的感受，这样，在具体的描绘过程中，我们竟又读出了“新感觉派”大师川端康成的那种让人如入其境，一如幻化为作品中的人物，顿生出人物当时的种种触觉、嗅觉、味觉的笔墨韵味。

当然，钱钟书式的大家风范的结构，重在细部的一丝不苟的艺术处理；马尔克斯式的自由驾驭时序，诡谲而又深刻的叙事手法；川端康成式的细腻过人、出神入化的感受的重现，这三者在秦文君的这部长篇处女作中，是浑然一体的，而不是生硬的拼凑。它们已经化成了秦文君自己的东西。

如果对比秦文君以前的作品，尤其是对照她刚刚步入创作生涯时的那几个中篇，我们将会发现，艺术素养的提高，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实在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除非他（她）不想让自己的创作有所进展，除非他（她）只是将文学当做一块“敲门砖”。秦文君是在高产的同时而又能坚持读书的女作家，正是在她读书“读出了味道”之后，在她发现对一个创作者来说，读书也许比创作本身更为重要之后，她才逐渐写出了《十六岁少女》这样的上乘之作。我想，这对于她，或对于像她那样能坚持读书的作家，或对于以读书为累赘而只知一味“高产”的作家来说，都应是很有启迪意义的吧。

由此还生发出一个问题，儿童文学，尤其是“少年文学”（包括现在的所谓“青春文学”），该不该有一种“名著意识”？该不该向世界名著的艺术高度看齐，并以创作出比较深邃而又永恒的大作品为荣？这是不是好高骛远？是不是脱离今天的小读者？换句话说，今天的儿童文学以至少年文学，是不是只应走上“通俗化”（与成人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相对应）这一条路？我想，秦文君的这部新作，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也许《十六岁少女》不会有巨大的发行量，但它确实是文学创作向高水平迈进的一个标志。这样的作品永远是需要的。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发展，总是以高水平的作品为代表的。正如我们现在回顾上一世纪美国的“少年文学”，首先想到的，无疑是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一样。

并不是说秦文君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而是说，她正在向着这样的高度努力。这“努力”本身，就值得给予真诚的鼓励！

我不敢说《十六岁少女》中所写的，都是秦文君的亲身经历；但我相信，作为一种心理的历程，它们是完全真实的。

今天的十六岁少女，可以从这部书中，从那些真实得使她害羞的艺术描写中，读出自己人生的和心灵的现状。

那些还不满十六岁的少男少女，则可能贪婪地或惴惴地打开它，以自己的心，去预先地体验一下自己即将步入的青春岁月。

早已过了十六岁的成年人，也会满怀兴趣地品味它，借此回味自己已经逝去的那部分生命，回味那个内心充满骚动与不和谐的、痛苦而又幸福的人生阶段……

然而，它并不是一面“镜子”。如果将这部小说看成一面能从多个角度照见自己、照见“十六岁”的镜子，那就错了。

镜子是直接反射事物的，它可能有一些聚光或散光、放大或缩小的作用，但反射完了，也就结束了——它不会添加一些什么进去。文学作品则不然。如果一部小说，只是把十六岁的人生状态集中在一起，供同龄或不同龄的人参阅，那或许可称做《十六岁面面观》，或许也有某种准工具书的价值，但却绝不是文学。

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地把握事物，把握人生。既然是审美，就离不开作者自己的审美方式与审美态度，也就是说，作者必将对流入自己笔端的一切，赋予自己的独特的情感和形式，这才能使外在的事物转变为文学的血肉。这情感与形式就是作者添加进去的东西，是使文学的材料发生质变的东西。渗透在情感和形式中的最重要的成分，则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一个好的作者，未必能够（也未必需要）夸夸其谈地说出自己的审美理想来，但审美理想总是存在的，存在于他（她）的每一篇作品的艺术表现与艺术处理之中。所以，说到底，所谓审美，也就是以审美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体验与再体验，就是以审美理想来重新衡量（而不是掩饰）人生的一切。在这样的衡量之下，人生将总是显得不美满的。

我想在这里强调这样两点：

首先是“不掩饰”。因为不掩饰，人生就显出了它的惊人的复杂性，显出了它极端的世俗气和真切感，显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但又与我们异常亲近。

其次是“不满”。作家的目光，常常包含着忧伤乃至愤怒，流露着对人生现状的不满。但表示出不满，也就是发出了美的呼唤，也就是希望人生有所改变，也就是站在充满缺憾的人生的实地，向着审美理想的接近和升华。

如果说“不掩饰”还比较接近于“镜子”的比喻（其实也是两回事，因为“镜子”不可能以审美的尺度来衡量现状），那么，由审美理想所引导的“不满”，与“镜子”说差之千里，就应是自不待言的了。

读秦文君的《十六岁少女》，我首先感叹备至的，就是它的“不掩饰”。作者将十六岁的人生所面临的尴尬和复杂，一笔一笔地解剖得淋漓尽致。她写了初恋的惶恐和疑虑、自卑与自尊、纯净与烦琐……书中的几位少女都是那样忠诚于自己的初恋，但最后几乎都痛苦地分手了。因为人的复杂、爱情的复杂、后来的人生遭遇的复杂，都不是十六岁的目光所能一下子看透的，何况初恋的光晕又使这目光变得朦胧不清了。书中的“我”明明发现了初恋的爱人

郑闻的种种弱点，发现了两人之间的不和谐，甚至感觉到了此外的真正的爱情的吸引，但她为了捍卫对于自己初恋的“坚贞”，将一切都置之不理，尽力维持与郑闻间的情谊。他们自己也体会到了这种无法进展的关系的负累，他们踏入初恋之后就变得处处被动，莫名其妙地将自己置于一种被奴役的、不能自拔的地位。这就是十六岁的爱情，这就是当自己还没有成熟到学会听取自己心灵的种种新的呼唤时的爱情现状。将它与那些卿卿我我、如花似玉的粉红色的爱情小说比较一下，我认为，这里包含着更多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包含着作者更多真诚的研究和体验，也包含着更多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迫使作者不能对少年读者作任何欺瞒）。同样，书中还写了同性与异性之间的警惕与隔膜，写了少女与父母、亲戚之间的亲情与敌意，在这些描写中，都体现着“不掩饰”的原则。

真正刻画出人生的复杂性的，是书中的“我”到了黑龙江林场以后，在那里所见到的种种人事的变迁。而其中写得最好的，我以为是那个美丽而又自私、敢作敢为而又泼辣凶残的“黑女孩”吴国斌。这是书中最具光彩的艺术形象，我甚至按捺不住地想将她与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相媲美，尽管她是个“很坏”的女孩，尽管书中写她的笔墨并不太多。她的身上充满邪气，从一出场就惹人讨厌，她的冷漠、喜怒无常和爱作弄人，处处增加了别人的反感。她出身在一个无爱的家庭，她的心灵中恨多于爱。但作者没有简单地处理这样的人物，随着描写的步步深入，我们看到，她的心里也潜藏着爱的渴望。她的父亲被关在监狱里，她和她的姐姐从来不叫他父亲，而只称做“那男的”（母亲则被称为“那女的”），她平时流露出的只有对父母的恨。然而，父亲以前送她的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她一直带在身边，每当刷刷地翻动它时，目光就会变得温和生动起来。意外的火灾烧掉了她和父亲之间的这惟一的联系物，这使她变得愤怒异常。正因为缺少爱，她对于自己得到的爱，就倍加珍惜，爱得疯狂，爱得不顾一切，以致根本不可能考虑对方的承受能力。当爱人决心离她而去时，最后她竟将深爱的人推下了悬崖；但几分钟后，她又拼命地哭喊，要人们去救他……她最后的结局是像他父亲一样，被关进了阴暗的看守所。我们从她的身上，读出了人性和兽性的交织，读出了现实人生的复杂和残酷。这种毫不掩饰的写法所激起的，恰恰是我们对于完美人性的呼唤和渴望，恰恰是我们对于真正的爱的珍惜。

另一个令人讨厌的形象——“知青头”，作者也没有作简单化

的处理。这是一个处处“坚持原则”喜欢说教和唱高调，对于业务却一窍不通，在关键时候还善于整人和打击报复的老知青。可是正是他，为了执行上级的指示，可以不顾生命安危，身先士卒，在冰雪中连夜奋战，致使平时恨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与众不同”的。就是这样一个带着点儿政治野心的小人物，最后因为救火被烧成重伤，但他不愿“病退”，决心永远留在林场，他有自己的想法：“回沪后就不再会有人懂得你了。”这样一个既可怜又悲壮的人物，带给我们的感受是极其复杂的。至少，在认识了这些人物之后，我们再也不愿用简单化的目光，来判断周围的人事，来断言色彩斑驳、变化万千的人生了。

“不掩饰”的同时，也便倾注了作者的“不满”。作者不满于“黑女孩”与“知青头”的性格和处境，更不满于造成这一切的那种强大的“合力”。当然，秦文君不是茅盾，更不是托尔斯泰或巴尔扎克，她不可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这种“合力”作全面的分析。她只是把自己的不满和忧伤表现得十分透彻、十分深刻，而这，也就形成了她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她写了另一位与“知青头”相对比的人物——万林强，这是一个很有能力、比较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老知青。当“我”的小爱人郑闯死后，他与“我”真诚地相爱了。但由于他说了真话，被他的“政敌”（知青头）整了下去，他在知青连的地位保不住了。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长大的，对他来说，“政治生命”是重于一切的，爱情则居于其次。为了摆脱眼前的处境，万林强强忍着痛苦，毅然斩断了与“我”的万缕情丝，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与自己不爱的人结合，去挣自己的政治前途去了。另一位与“黑女孩”吴国斌相对照的人物——善良的女知青倪娜，命运则更加凄惨。她从小在家中遭遇不幸，怀着对人面兽心的继父的憎恶来到了林场，但她却以更大的热情拥抱周围的生活。她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也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可是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一直有不祥的预感，“那预感甚至在她结婚的前夜就摧残她，时时让她感觉幸福滑溜溜地攒动，正在挣脱把握”。为什么有这样的预感？因为从小不幸的她，感到自己太幸福了，而她深知周围的人生的不美满，所以总觉得自己的这点幸福来得太偶然、太侥幸，因此就很不稳固。以后，她的爱人挨了“知青头”的整，被关进了“学习班”，她临产时又因交通阻隔和庸医的延误时机，终于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这样的描写，是催人泪下、令人心碎的。秦文君正是通

过这些精致的笔墨，表达了她对于人生的真实体验，从而呼唤这个世界变得更理想一些，更美好一些。

我们读着这样的描写，一面为充满缺憾的人生而感叹、而忧伤；一面也就更强烈地体验到什么是美的，什么是珍贵的，什么是更令人留恋的……这就是我们的收获。于是，我们也就更热切地盼望起来，盼这世界变得更美好。

美是能够提高人的。这种提高，是对于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改造，也就是提高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欲望，提高审美理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作为审美结果的这种“提高”，对于人的成长具有特殊意义，它不是通常所说的教育所能取代的。

现在读书，已经很少有读第二遍的事了。但秦文君的《十六岁少女》是例外，我愿意再将它从头到尾细细读一遍……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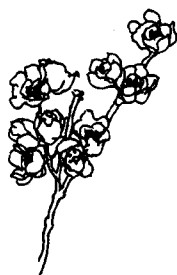
文学、人生与十六岁的随想 刘绪源 / 001

十六岁少女

第 一 章	004
第 二 章	034
第 三 章	072
第 四 章	101
第 五 章	121
第 六 章	138
第 七 章	162
第 八 章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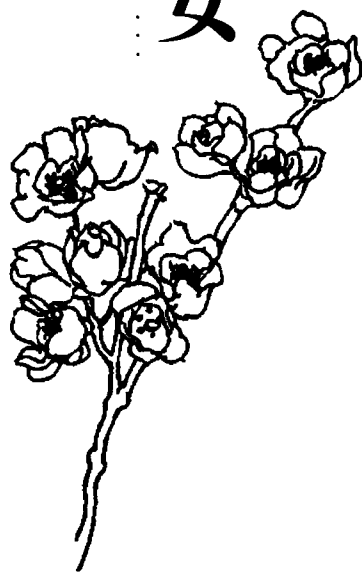
我做女孩

第 一 章	前世姻缘 / 205
第 二 章	父母之爱 / 211
第 三 章	同心人 / 217



- 第四章 师道 / 223
- 第五章 青春有悔 / 230
- 第六章 背景 / 236
- 第七章 梦醒时分 / 243
- 第八章 亲情 / 249
- 第九章 驿动的心 / 253
- 第十章 恐惧 / 258
- 第十一章 快乐 / 263
- 第十二章 天真的丑陋 / 269
- 第十三章 亲戚盈门 / 275
- 第十四章 结拜姐妹 / 281
- 第十五章 一个女孩的悲哀 / 287
- 第十六章 女孩的轨迹 / 294
- 第十七章 才能卓绝 / 300
- 第十八章 成熟 / 304
- 秦文君文学创作概况 / 309
- 秦文君主要获奖记录 / 315

十六岁少女





序 一

一个人从哪儿来又去哪儿归宿，除了自身的抗争之外，也许还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冥冥天意。我十六岁那年的抉择能证实它与我同在。

过那年生日，当然也是春天。女伴美妹甜腻腻地唤我“小女人”。她亲昵地搂紧我，美艳如花瓣的嘴唇贴着我的耳根，简直像个温柔的仙女，在爱抚一个面黄肌瘦的丑八怪女孩。自卑使得我心里发痛，胃好像太饱，止不住想吐出些什么。于是我头一次蛮横地推开她，躲在一个堆公用杂物的黑房子里沮丧。

我祷告般地想，做一个男人多好，用不着为无姿色担忧。成为一个长相丑陋又病恹恹的小女人，简直可恨至极。

那时我讨厌自己的性别，其实是对生命的生疏。不久苏醒后的天性让我陷进典型的女性化的情感波澜，继而又随之跳入生活这个茫茫大海。自始至终，我都是个脆弱的小女人，但我能感觉到一双强悍的巨手推着我的背部。它集必然与偶然于一身，来去匆匆，神力无底。

我想我不会猜错，它就是命运。